

闻荷静读书

宫风华

近来,我回到了篱笆环绕的田园老屋。老屋里盛放着生活的歌哭,和一个身居异地他乡游子的浓浓乡愁。

宅家寂寞,翻阅旧日泛黄报刊书籍,恍如他乡遇故知。家中藏书颇丰,有几十年前的报纸和杂志。旧书架上赫然呈现心怡的书籍,欣喜之余,如涉足春野,瞥见阡陌田塍抢先绽放的荠菜花,春滩上新冒的青蒿嫩芽。心中一片波光旖旎。

“素面、向日葵、草帽。风铃叮当声,忽然打破的蝉鸣。光脚踩着拖鞋走到室外……”这是日本作家松平洋子描写的夏日山居黄昏时的情景。读之,却有“微雨从东来,好风与之俱”的淋漓兴会。

老家门前的卤汀河潺湲流淌。河两边菰蒲丛生,青苇萧萧,俊鸟游弋。夏初,荷花盛开,蜻蜓翻飞,河鲜泼刺,令人感到岁月静好、现世安稳。荷叶青青,叠翠涌波,层层远去。荷花是绝美的女子,袖纱清挽,裙衫翩跹,云髻高耸,清秀可人,灵动而沉静,温婉而蓬勃。粉白荷花追波逐浪,踏波而行,把一汪碧水,渲染得华丽、鲜亮,再现“池荷跳雨,散了珍珠还聚。聚作水银窝,泻清波”美妙意境。

荷香伴读,能让人回到自然,能让枯燥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。夏日傍晚,暮色清凉而欢悦。坐在瓜棚豆架下,任夕光濡染,周身镶了一层锦。读雪小禅的

《倾城记》,喜欢那“银碗里盛雪”的禅意与彻骨的凉,文字那沁人的唯美,那琉璃似的干净与剔透且无限美好,内心一片波光潋滟。读张岱的《湖心亭看雪》“是日更定矣,余拏一小舟,拥毳衣炉火,独往湖心亭看雪。”暑气顿消,如入霜雪天,心身俱凉。

一有闲暇,我便伫立河边,天地简静,菰蒲凝绿,乡愁空旷无边。远处河边有挽裤拉捡清明螺的村妇,人面桃花相映红。有时邀二三师友,老屋桑桌,鸡鸣犬吠,谈古论今,喝杨梅酒,嚼塘鳢鱼,嚼青蚕豆,嚼青螺蛳,最是暖心熨帖,顿觉天地宁静,不由忘却喧嚣尘事,感觉时光绵软,尘世的幸福伸手可触。

最是骤雨过后,燥热渐退,西天浸润在丰盛的色泽里。我慵懒地躺在院中的竹椅上,捧一本沈从文的《边城》慢慢地品咂起来。这样诗性的黄昏,我每每走进汪曾祺的《大淦记事》、刘绍棠的《蒲柳人家》、曹文轩的《草房子》。乡土文学如缕缕清风滋润着我的情怀,我如饮醇醪、如痴如醉,每每走进“悠然心会,妙处难与君说;叩舷独啸,不知今夕何夕”的诗化境界。

莫言曾说:“在没有电视前,人们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。”遥想孩提,乡村小院里月光清如溪水,静如画布,瓦屋和枯

树闲适安逸地镶嵌在画布上。遥记儿时我们在苦楝树下玩着古朴游戏。祖父倚着树干在木格窗下边讲古边编竹筐、搓草绳。我们蹲在地上,支颐凝听,渐渐走进程咬金、薛仁贵等人的故事里。月光下的苦楝树如一位慈祥的老者,默默地呵护、关注着我们。温暖的亲情,恬淡的生活,如一抹清远的月色,悬挂在我的心灵深处。

“纸屏石枕竹方床,手倦抛书午梦长。”纸围屏风,竹床石枕,一卷诗书,倚枕而读。没有刻意,满满的都是闲适。荷香伴读,忽而随李白纵酒放歌,忽而随辛弃疾金戈铁马驰骋沙场,醉心于文学的广袤深邃,有书中哲人指点人生,启迪混沌,岂不快哉。

好书是哲人,絮絮低语,光风霁月清泉流水一样能鉴人身心。好书是诗人,长哦短吟,让人南山在望,清香满怀。读书后的心,如雨洗过的青山,干净、轻闲且高贵,是剔除了污渍的玉石,晶莹透亮,纤尘不染。正如陈继儒所说:“闭门即是深山,读书随处净土。”

荷香沁脾,远离尘世的浮躁和喧嚣,既是一次难得的心灵憩息,也是一次和智者对话的愉悦体验。沉浸书海,素心安然如瓷,清凉如玉,一种惬意和恬适弥漫全身。

夏荷



涂燕 摄

一树蝉声

方泳霖

在清人张潮所著的《幽梦影》里我读到过关于蝉的两则小格言:“筑台可以邀月,种蕉可以邀雨,植柳可以邀蝉。”“春听鸟声,夏听蝉声,秋听虫声,冬听雪声……方不虚生此耳。”不难看出在古人的盛夏时光里,蝉声也是一种记忆符号,深深根植于古人的内心。

父亲给我买的《唐诗三百首》开篇便是虞世南的《蝉》,这很容易让我想起每个夏天背诵唐诗时总怀着夏蝉的情结。近日回老家看望父母时发现路旁的柳树下聚集着一帮人,他们时不时抬头仰望柳枝,时不时地在树下的草丛里寻找着些什么。上前一打听才知道他们在抓蝉,但他们要抓的并非是成年的蝉,而是刚刚从泥中钻出来的外观呈褐黄色的蝉,俗称“知了猴”。

这群操着外地口音的人们显然是垂涎于“知了猴”的美味,这与浙江丽水人吃蝉有明显的区别。我客居丽水的时候

曾发现当地人有吃蝉的偏好,夏日盛行之时全城竟无一声蝉鸣,本该在树上聒噪的夏蝉都被摆上了餐桌。夏蝉经过掐头去尾之后,只剩黑漆漆的躯干,经过油锅烹炸后就可当做下酒菜。在记忆当中这道菜的价格不菲,改变了我对于夏蝉的一贯认知。后查《本草纲目·蚱蝉》得知蝉蛻可以治“头风眩晕、皮肤风热、痘疹作痒、破伤风及疗肿毒疮、大人失瘖、小儿噤风、天吊惊哭、夜啼阴肿”等症状。由此可见,夏蝉还真算浑身是宝,难怪引起这么多人的觊觎!

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,它仅仅就是夏天里的一种未曾缺席过的小动物,那一树蝉声就是我们夏天里不可或缺的声响。那时候顽皮的我们会想尽一切方法去抓蝉,无论是用弹弓还是用自制的网兜,抓住蝉的时候总觉得特别快乐。被抓住的蝉会被我们用绳子栓住腿,我们拽着绳的另一端,掌控着

蝉的飞行轨迹,它的翅膀又轻又薄就算它用尽全力也总是飞不脱。我们有时还会使劲挠蝉的腹部,越挠蝉叫得就越欢。但有时候抓住的蝉任凭你怎么去挠它就是不会叫,我们就称它为“哑巴蝉”。

小时候的夏天烈日高照、尘土飞扬,孩子们只能躲在树荫或者路廊中纳凉,但更多的会选择去水里嬉戏。无论我们在哪里避暑,整个夏天总是会有蝉声伴随,很多时候一蝉长鸣,众蝉就会遥相呼应,像是一支散落在林间的乐队。此起彼伏的蝉声像是起伏涌动的波浪,让人听了反而不觉得焦躁。有蝉声相伴的暑期,时光总被拉长,慵慵懒懒的十分惬意。

蝉的生命就如凄美的昙花,即便是短暂的一夏也要引吭高歌焕发生命的精彩。蝉有生如夏花之绚烂,死如秋叶之静美的特质,人生不也应如此吗?

凉粉凉夏

甘武进

晚饭后,到公园散步。此时,太阳刚刚落山,夏天特有的热度正在慢慢消散,但走了一段路后,我头上的汗水开始往下流了,身上的汗水紧贴着T恤,让我心里无端地变得烦躁不安。妻说:“我们去吃碗凉粉吧。”我抬头望去,不远处的大树下,凉粉摊依次摆开,一些人正坐在那里吃着凉粉聊着天。

这个场景给我带来一丝凉意。我想起多年前的这个季节,乡下此时正是农忙——“双抢”的时节,它是繁重劳动的代名词。骄阳喷火,地里到处都是忙碌景象。抢收早稻,抢插晚稻秧苗,短短十几天内,收割、犁田、施肥、耙田、插秧等,完工后人累得要脱层皮,也瘦了一大圈。太热了,太累了,太饿了,中午回家休息时,吃碗母亲做的凉粉则是最幸福、最开心的事了。

凉粉是母亲前天晚饭时做的。大铁锅里烧开水,母亲把兑好的淀粉加入,用擀面杖不停搅动,有了一定粘度,再用猛火烧会儿,捞出放在瓷盆里等它变凉,稍后就成了嫩白剔透的凉粉。切小方块入碗,加入红糖、白醋与凉井水,一碗凉粉就成了。端起来吸上一口,凉粉滑入肚里,我顿时感到无比舒适。在乡村没有冰棒、冷饮的岁月,母亲的凉粉成了那个时节消暑去疲的奢侈享受。

在家乡,这么多多年来的夏季,凉粉的做法与吃法似乎大致都如此。稍微不同的是凉粉形态的变化,即由小方块变化为小虾状,也就是摊主大妈说的凉虾。不过,凉虾的做法看上去很简单,实际很费工夫,想做好很需要技术,否则,吃到嘴里就会觉得绵软,没有韧劲儿。它是在制作的最后时刻趁热用漏勺舀起米浆滴入冷水中,瞬间便凝固成头大尾细的小虾,滤净水即成。

外地的同事说,入夏后他们那里的大街小巷也会摆出许多凉虾摊,摊主大多是老太太。面前一个小茶几,一摆一次性小杯,一桶凉开水,几瓶泡在冷水桶里降温的红糖水,主角是一个白瓷盆,清亮的凉开水中游弋着一只只雪白的小虾——那就是当地特色小吃凉虾。她说,凉虾一定要吃甜的,而且一定要用红糖水,或蜂蜜水、桂花糖水,看着琥珀色水中游来游去的白色小虾,还未入口就已诱人三分了。

原来,凉粉在各地都有,而且各有特色。市场上销售的凉粉,由于制作原料的不同,其外观和吃法也不尽相同。如北方人爱吃的凉粉,有土豆粉凉粉,有绿豆、扁豆、豌豆面凉粉,有小米面凉粉,还有玉米面凉粉等,多呈白色半透明,多做凉拌吃。凉粉筋道有弹性,吸进嘴里有种要顺着嗓子滑下去的感觉,既爽滑可口又开胃消滞,而且营养丰富,是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。

关于食物的记忆总是绵长的。年幼时母亲烹调带来的某种味觉习惯一旦形成,就如花岗岩一般顽固,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无法改变。而凉粉,那份味蕾与触觉的双重享受只有在农家,在那个“双抢”时节,在母亲的烹调下才能有的美味,已成为我记忆中一抹温暖的回忆。